

# 武强年画鼓一张

■徐显龙(杭州)

一阵风过,郑辉已将他的摩托车停牢,一拧车头的钥匙,双手提起两卷画轴,跨下车来。他体魄健旺,动作也干净利落,俨然是骑着烈马,一手使鞭一手持铜的将军,得胜归来。这一下把我们的坐标——“武强”二字给演绎出来了。

武强是河北衡水下属的一个古县,是与天津杨柳青、河南朱仙镇并称的“年画之乡”。郑辉手中拿的是两卷年画。打开其中一卷,是《六顺吉祥图》,三个娃娃头,三个娃娃臀,连着六个穿着红肚兜的肥润的小儿身,横看竖看,你争我抢,很是快活。郑辉说,是在争头(上进),也是争脰(挣掣)。蓦然间,整幅画的寓意便充满了民间的趣味与祝愿。另一幅年画的《增福财神》,头大身小,有着漫画的情调,浑身喜气,却又端庄质朴,显现出中正之美。我抬头看看郑辉,他面相周正、眉眼亲善,两个苹果肌饱满,倒真与年画中的人物相似。听他说起话来,字正腔圆、自带赤诚,有着木刻般的扎实,一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,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,他便送了我一幅《六顺吉祥图》。

作为非遗传承人,他做的事情也实实在在。在他给我们的名片上,印着“鼓一张”画店。他说:“武强年画鼓一张,不知落在哪一方。”这是当地的俗语,“鼓”是活起来、变成真的意思。一方面是说武强年画栩栩如生,另一方面是说,年画往家中一挂,就有望梦想成真——家中没有媳妇,挂一张《白美娘借伞(白蛇传)》,来年就有了媳妇。家中没有牲畜,挂一张《骑马门神》,来年家中便来了骏马。所谓“不知落在哪一方”,有着“说不定就到了你家”的美好祝福。这就是年画烘托出的“年味儿”。有了年味儿,旧的一年里积攒



武强年画

鞭铜门神

的阴霾都会散去,即便暂时没有散去,也总要怀着希望的,因为,时间总是往前的,年景总会越来越好。

我向郑辉请教年画的印刷。他说,年画是木版水色套印,一张画一般要刻黑、红、黄、蓝、粉五块色版,各版互补。刻后要上色、套准。五块版印出来之后,最少是六个颜色。“这里边儿没有绿色,绿色是黄色跟蓝色的重叠,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颜六色,实际上远不止是六个颜色,还有很多其他颜色重叠出的新颜色,我们常规来说是五块版印六个颜色。”

每种颜色各安其位的同时,也在互补。跟我们说完了这些,武强县画乡精神

文明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也就都到了。郑辉是协会副会长、秘书长。他们兴学设讲、移风易俗。因为协会做得好,省报派我们来采访。合影时,每个人头上都戴了小红帽,快门一按,照片便定格了早春的那一抹红艳。这天晚上,我们在县城的小旅馆里住下,郑辉和协会刘会长来走动,谈论公益组织如何持续运作。那时候,刘会长才二十多岁,老志愿者说起来却满是尊敬:“认识这么多年来,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错话,做过一件错事。”眼前,刘会长温和谦抑,稍长一些的郑辉自信豁达,一时又让我想起年画各个颜色搭配,饱满而和谐的状态。

据说,武强年画的木版,都是以当地特产的杜木(杜梨树)刻的——杜梨长于荒野偏僻处,果小而酸,但木材坚硬细腻,适合制版。杜木早在《诗经》中就有出现,《有杕之杜》一诗,以长在路旁偏僻处的“有杕之杜”(孤独的杜梨树)起兴,表达召唤友人来访做客的心情。一代代的武强工匠,正是这杜木的知音,将这受人冷落的木材,刻入了美好的祝愿,再一次次印刷,行销天下。制年画是一种营生,更是一种派发祝福的善举。一直处于这种工作状态中,刻神明画,镌吉祥语,能不有战兢惕厉、恹恹款款的君子之色吗?想到这里,再看看郑辉,一时又多了几分钦敬。

# 品茗、品酒与品画

■杨静龙(湖州)

与人交往,和品茗品酒相似。有些人就像一盏茶,泡几次,就淡了,没有了味;而有些人不同,仿佛一壶好酒,愈品愈醇厚,香气扑鼻。引申到书画,也是同理。有些画,乍一看似乎十分了得,静下来细看,却没有什么东西;好的画却是愈看愈有内涵,愈品愈有味道。

去年深秋的下午,我带一本册页去找叶青,请他画一页他最拿手的山水。我说,这本册页就放在这儿,等你空的时候画。他笑笑,说我现在就给你画,随手从桌上取了毛笔,饱蘸墨汁,就在册页上画起来。一边画,一边和我聊天。聊茶聊酒聊艺术,也聊他的绘画人生。

叶青艺名墨石,浙北湖州人,生于斯长于斯。他的绘画氤氲着苕霅之溪特有的温暖干净气息,焦而不燥、湿而不枯,墨色淋漓而多媚,山水清远而灵性,整体画风传统而不拘泥,现代而不走样,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意韵和风格。

叶青自称开智甚晚,其实是自嘲和戏谑之言,不能较真的。十几岁时,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写字,后来报名参加湖州市总工会的书画兴趣班,跟当地知名书法家王似锋学写字,跟吴迪庵老先生学绘画。前后学了五六年,叶青觉得自己懵懵懂懂的,似乎并无太大长进。正在彷徨之际,

到第七年突然就开窍了,从此突飞猛进,一发而不可收拾,一步步踏入书画的自然王国。

高中毕业后,叶青招工进入湖州化肥厂,先是在一线干“三班倒”,后来调到计量科。他一边工作,一边业余画画,但这样有规律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打乱。改革开放不久,离开了化肥厂,调到商业局下属的华联商厦组宣科工作,最后一咬牙,专心一意从事起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来,成了当地颇负盛名的职业画家。

叶青说自己画画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,他有扎实的绘画功底,也有持之以恒的毅力。漫长的绘画生涯,使他的生活与绘画分不开,画画就是生活,生活就是画画。鸿爪雪泥,每一个足迹都深深地留在了他的作品之中。这样的形容其实是一种写实,叶青在城西的红丰小区有一间两进深的画室,面积虽然不大,却是他神圣的艺术殿堂。他全身心扑在里面,不管春夏,无论寒暑,浸淫在书画创作带来的无尽快乐之中。一方陋室,却是翰墨飘香、丹青溢彩,常常把他带入奇妙而深邃的艺术世界,翱翔于浩瀚之天空,徜徉于无垠之大地,每当在彼岸回首而望,俗世的喧嚣和诱惑显得何其渺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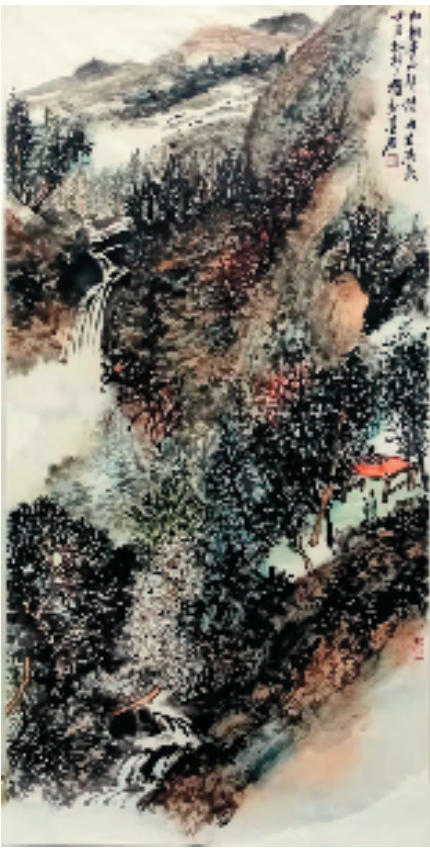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,作为地级市的湖州书画市场终

究没有一线大城市那么成熟,身为职业画家终究不能对此完全无视。对叶青来说,这既是一种考验,也是一种机会与挑战。一方面他不断提升自己绘画水平,一切让作品说话;另一方面,他也要与市场妥协,这是无奈之举。我曾告诉他,市场是可以引导的,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也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不断前行,其实这也是专业人士的职责所在。他听了,甚表赞同,但又不免感慨。

叶青终究还是一个独立特行的画家,他有许多朋友,但又很少参加当地书画界的聚会活动,一副大隐隐于市的姿态,有时还挑剔闻名前来的买主。曾经有个同道熟人来买画,因为艺术观念不同,叶青硬是没卖给他。他说:“你就自己画吧,你书法不好,画好了我来给你题字吧”,弄得人家哭笑不得……

深秋的那次交往,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叶青。几天之后,他打来电话,叫我去取册页。我打开册页一看,只见他在上面整整画了五幅画,我道了谢,然后问为什么册页的前两页空着,他回答说 he 一般前面留空三页给其他画家的,这次不小心只留了两页,你没意见吧?我心里说,别看叶青平时傲气,心里终究是有大谱的。

叶青一页页翻着册页,给我讲述五幅



叶青 作品

画。我静静地听着,脑海里无端浮现出一个场景来:当你手执一壶好酒,酿酒师在一旁娓娓道来细说酿酒之方,岂不快哉!